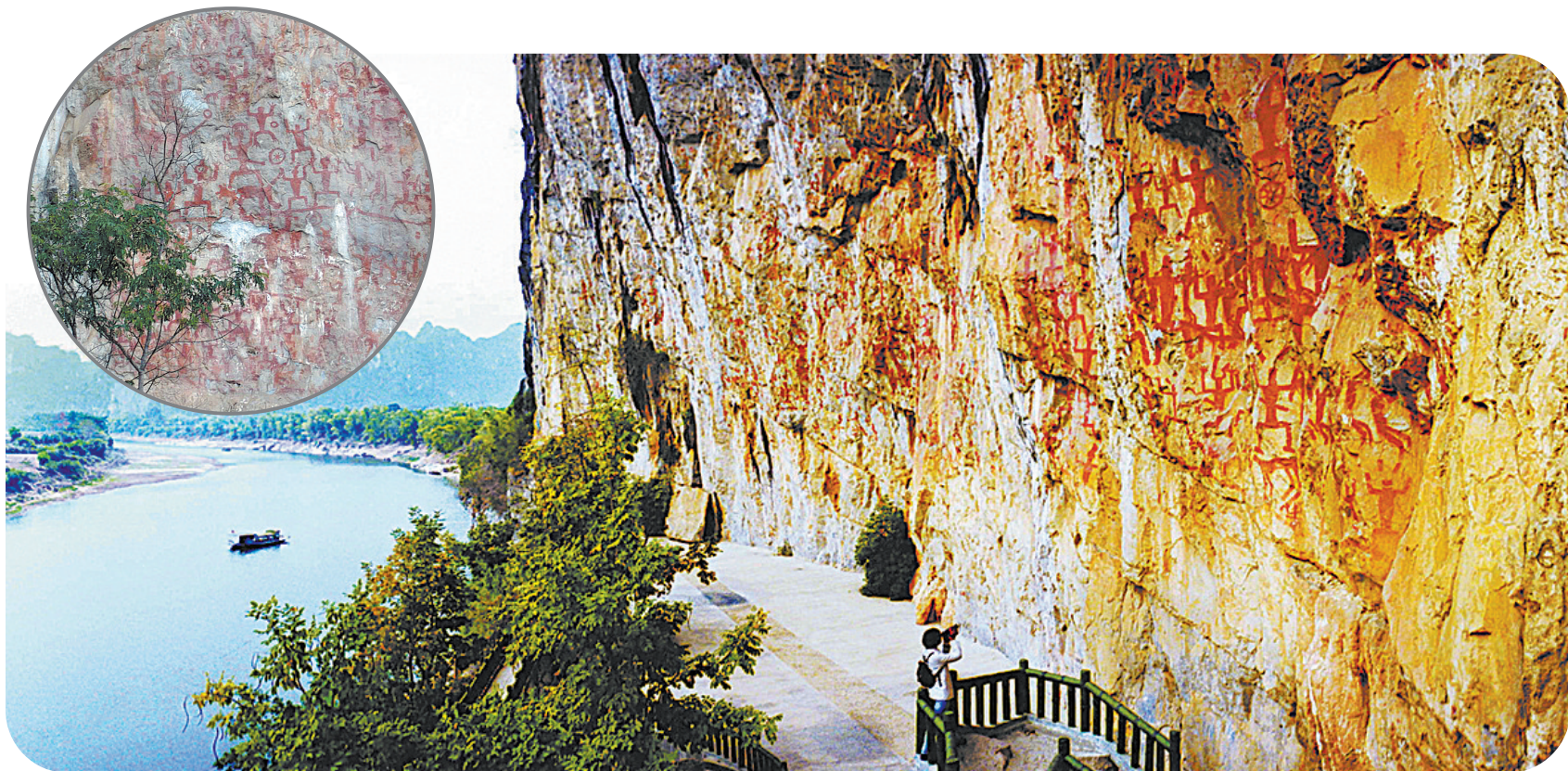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昨日开幕

广西左江花山岩画申遗

若成功,将实现中国岩画申遗“零”突破



■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于今年7月10日至20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。共有29个申遗项目提交大会进行终审,其中包括文化遗产16项、自然遗产9项、双重遗产4项。其中中国申报的有两个项目,分别是文化遗产项目“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”和自然遗产项目“湖北神农架”。对于所有申遗项目,咨询机构都已给出了不同的评估意见,包括“支持列入名录”“退回待议”“推迟列入”“不予列入”等几种类型。让人高兴的是,中国申报的两个项目得到的评估意见都是支持列入名录。如无意外,花山岩画和神农架将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届时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将达到50项。

据中国之声《新闻纵横》报道,30年前,时任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的阿纳蒂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信函,写信人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兆复。陈兆复“愤愤不平”地告诉阿纳蒂,中国岩画不应在世界上没有一席之地。事实上,最近30年来,中国发现有100多处岩画地点,却很少为国际学者所知晓。正是当年的这封信,让中国岩画从此为天下知。而岩石上的绘制,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文化记忆。

30年后的今天,第40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。今年,由广西左江花山岩画代表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。如果成功的话,它将实现中国岩画申遗“零”的突破。

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,一幅巨大的卷轴在场地中央缓缓展开,这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的长卷。眼尖的观众发现,最早出现在卷轴上的,就是广西花山岩画。岩画上的人像都双手上举,两脚下蹲,与众不同的姿态,让人印象深

刻。这些图案,来自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明江河畔的一座断崖山。为了保护岩画,这里不造桥,记者只能坐乡间渡船过江。船至花山脚下,抬头望去,明显内凹的崖壁临江断面,长达200多米的岩壁上布满了1000多个和奥运卷轴上形态一样的赭红色人像,扑面而来,让人目不暇接。他们有的头戴饰物,有的腰间佩刀,一些人身边还有圆形的铜鼓图案,最高的竟然画在距离水面60多米的高处。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单体最大、内容最丰富、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岩画。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朱秋平说,它展现的是壮族先民骆越人祭祀活动的场景。

朱秋平介绍,“蹲式人形”有可能跟先民青蛙图腾崇拜青蛙有关联。青蛙在这里是雷神的儿子,可以保佑丰收、保佑子孙满堂。也有人认为这种姿势是一种舞蹈的姿势,因为壮族先民在祭祀的时候大多是又唱又跳的。

岩画遥远而神秘,被称为“史

前文明人类共同的母语”。对于尚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,它是唯一可以展现当时社会生活的图形语言。当然,也有人称它是需要破译的“无字天书”。朱秋平对花山岩画如数家珍,有不少人像更是前些年他搭了脚手架自己爬上去量的。

朱秋平说:“比如说,崖壁上有一棵很茂密的树,对着上去,比较高的位置有一个正身的人像,那个人像是最大的,3.58米。最小的只有20厘米。再顺着这个方向往右看,那两个人像之间有一组器物,四个端点挂着四个三角形,其中有一个近似梯形的器物,这是一组羊角钮钟。这个羊角钮钟对我们断代很有帮助,因为它是我们这个区域战国到汉时期使用的一种敲打的乐器。”

经过多年的研究,在左江及支流明江两岸200多公里的岩壁上,共发现岩画点80多处,都是一代代骆越人画上去的,从战国到东汉,历时约700年。从东北方向的下游溯流而上,分布面积越来越集

中,绘画风格越发成熟,距今年代也更近。不知是不是骆越人一路迁徙或被驱赶,原本散居的部落必须逐渐合并以求得生存。朱秋平说,除了岩画为何在东汉后消失,花山岩画还有很多的“未解之谜”:比如说这一个人像,它是哪年画的?具体是骆越族的哪一个部落画的?他们又是怎么爬上山崖画的?

唯一能确定答案的,是岩画历经2000年却色彩依旧绚烂如初的谜底。广西申遗办专家工作办公室副主任,研究员蓝日勇告诉记者,岩画的主要成分是赤铁矿,并以含有草酸钙的植物汁液为黏合剂。在岩画层的上面,还覆着一层草酸钙的膜,这个膜和颜料结合起来,硬度非常大,比岩石的硬度还要大。所以它能保持几千年,颜色不褪。

2000多年后,骆越人的后裔壮族人依然生活在花山岩画下,每逢传统节日,他们会像祖先一样,面对岩画,祭祀水神,和大自然对话。(丁飞)

“梁思成”“贝聿铭”也可以申遗

随着世界遗产总数突破一千万,全球各地区那些价值不言自明、最具代表性的标志项目已陆续囊括其中。近年来新的申遗项目所表现出的趋势,是越来越强调对遗产价值的分析与提炼。“鹤立鸡群”的时代已经结束,能否提出一个好的概念、讲出一个好的故事,是成功突围脱颖而出的关键,这也成为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。

在今年各国提交的申遗项目中,有美国申报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的代表作品,具体包括了著名的流水别墅、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等10个作品。

在建筑界素有“现代主义建筑四大师”的说法,虽然四位建筑家都在美国留有作品,但赖特作

为本土建筑师无疑更受美国人的推崇。由此反观中国,最受推崇,也最为国人所知的建筑家莫过于梁思成。

梁思成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,因对“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”的精湛研究而被追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。可以说,从建筑设计到建筑史,从建筑教育到遗产保护,梁思成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种种成就,都表明他是中国现代建筑当之无愧的第一奠基人。

关于梁思成,我们既有他精彩的设计作品,如梁启超墓、北京大学地质学馆、鉴真和尚纪念馆;也有他留下的与文化遗产研究保护直接相关的遗存,如四川宜宾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;更有他率先发现

研究,并因此载入史册、为世人所熟知的众多古建筑。

因此,若以“梁思成的遗产”为切入点,重新审视相关对象,未尝不是一种好的选择。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也可以在把“梁思成的遗产”申遗的过程中,对中国的现代建筑发展、建筑史研究、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反思,从而推动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一个新的境界。

在今年提交大会审议的申遗项目中,由阿根廷、比利时、法国、德国、印度、日本和瑞士七国联合申报的“勒·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,现代主义运动的杰出贡献”格外引人注目。

这个项目在2009年时就曾进入第33届世界遗产大会终审,可

惜当时被推迟列入。此次再度入围,得到的评估意见是支持列入名录,多年打磨终将修成正果。

事实上,早在1994年,世界遗产委员会就已经提出关注“20世纪建筑”。在这个倾向性政策的引导下,诸如密斯·凡·德罗在捷克布尔诺设计的图根哈特别墅、约翰·伍重在澳大利亚设计的悉尼歌剧院等众多20世纪知名建筑纷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反观中国,“20世纪建筑”乃至“21世纪建筑”仍是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。而七国联合申报“勒·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”,给我的最大启示是:祖籍苏州、出生于广州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作品值得重视。

贝聿铭被誉为“现代主义建筑

最后一位大师”。他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、香港中国银行大厦、苏州博物馆,堪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建筑中的精品。而贝聿铭在美国及法国、日本、卡塔尔等国也设计了许多经典建筑。

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倡导各国联合申遗的大背景下,仿效“勒·柯布西耶的建筑作品”,如能实现多国联合申报“贝聿铭的建筑作品”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这既可以作为中国和相关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重点项目,促进不同国家、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合作,也能够填补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在遗产具体类型上的重要空白,更能进一步促进中国强化保护当代建筑的意识。(不悟)